

行走杨浦

说句心里话

俞琼文

说句心里话,杨浦值得夸!

我的出生地不是杨浦,不是上海,但我在上海,在杨浦学习、工作和生活已经超过了三十年。

三十多年了,杨浦早就“养熟”了我,我亲历着杨浦的变化发展,从中受益并促进自身内在的成长。

老上海人口中亲切的“大杨浦”,值得颂扬、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了。窥一斑见全豹,我一个普通的上班族,姑且以我的工作地点为原点,分别向北、向南稍作延伸,谈谈我看到和感受到的变化。

我所在学校北面原本与著名的“二钢”(上钢二厂)毗邻,昔日映入我们视野的“景象”就是高大单调望不到头的水泥围墙,如今已经变身为互联宝地产业园。该工程分两个阶段建造施工,风景优美的开放式园区,令人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。上下班路上,我都能顺道“借过”宝地的外侧步道,享受一下优美的环境,在花草树木的夹道迎送中放松心情。

互联宝地产业园功能定位于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和文创等相关产业,迄今已初步实现了“成为优秀的城市空间构建者和服务商”的愿望和使命,是实践新旧动能转换、打造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的重要载体。

2013年12月底至2015年12月中,分阶段开通直至全线贯通地铁12号线,宁国路站近在咫尺,更加持了互联宝地产业园的区位优势。每当看到络绎不绝的年轻人从地铁口涌出,浩浩荡荡前往园区上班,我总是禁不住心潮澎湃——他们是这个城市和国家的科技、经济、社会发展等领域的活力与希望!

往南直行大约公交3站路,就来到了著名的杨浦滨江景观带,这里是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工业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,已蜕变成集文化、旅游和商业于一体的城市休闲空间。2019年9月,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实现贯通,向市民开放,世界仅存最大滨江工业带重新焕发光彩。

漫步滨江带,人们不仅能饱览摩登的浦江美景,还能触摸到由百年工业遗存改造而来的别具一格的城市肌理、领略独特的地区风貌。在现代化的升级重塑中,原有的老码头、老厂房、老机器等“老物件”得到了很好的保护,它们既是百年工业史沧桑巨变的见证,也沉淀着愈发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,魅力无限。

再说关乎民生的旧城改造近况。学校西面规模庞大的棚户区被彻底动迁,建设成了崭新的大型住宅小区“海上源”,交房在即;与互联宝地园区北侧只隔着一条周家嘴路的老旧小区凤南新村,老公房原拆原建,已进入热火朝天的破拆施工阶段。居民的安居工程正在有序推进。这是落实改善民生的实事工程的一个缩影。

回想近年来,街道上时常可见志愿者们帮助维持交通秩序、维护环境卫生,我自己也曾担任过志愿者服务他人、服务社会。年年岁岁,我从点点滴滴中不断获得成长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说句心里话,我爱杨浦——我的家。我是普通的上班族,是平凡的一份子,仅从平常的视角,罗列了日常活动轨迹这一小段“纵贯线”上的巨大变化。个人三十年的回眸,直观所见之种种巨变与城市的繁荣、国家的发展一脉相承。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、国泰民安。

岁月悠悠

到边境采购开洋

王坚忍文

开洋是上海人对腌制晒干后的虾仁干的称呼,常用在烹饪中,起到提鲜调味的的作用,是上海人喜欢的海味品。

南市区(今黄浦区)王家码头水产供销公司第二批发部,简称“二批”,是上海3个批发部中最小的,黄浦江岸线86米,卸鱼码头2个,但离繁华的十六铺滨江东路很近,拥有一幢两层楼的海味所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海味所励精图志,从全国天南海北采购来的优质产品有数十种,成为全市唯一的海、淡水干货的批发企业。每年赢利占了整个“二批”收入的一半。

1985年,“二批”副主任老张带着2位海味所采购员,奔赴云南西部德宏州畹町市,作为落脚点,采购滇缅边境缅甸的优质开洋。缅甸西临印度洋,水产资源丰富。从印度洋捕捞上来的海虾,加工制成虾干后,颗粒结实饱满,价廉物美。

别看畹町只有1万多人,是中国最小的城市之一,它南侧与缅甸相交,两国的界河清水潺潺,一座畹町桥横跨界河,有“一桥两国”之称,为两国通商的重要口岸。每天滇缅商人、边民在桥上你来我往,熙熙攘攘,互市互通。

抗战时期畹町属于滇缅公路德宏段,是中国远征军从这里进出境,也是英美数十万吨军援物资从桥上通过运往内地的纽带,为抗战发挥重要作用,被誉为“边境的一颗明珠”。

这一年,上海采购组正遇上国家大力发展边贸的机遇。畹町地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,一年分旱季、雨季两个季节,采购开洋也分旺季、淡季。旺季一般从12月至翌年4月中旬泼水节,节后大雨滂沱,道路泥泞,交通也不方便。

旺季时节,采购组每天清晨起来,开着皮卡或小,跑畹町、瑞丽等口岸,对当地商号收购的缅甸开洋进行验货——商号收购时,一般用人民币结算,缅甸商号也可以用人民币折算买中国工业品,物物交换——成交后,采购组与商号都是通过银行结算的。

1988年春节前,老张回上海,临走得知畹町有一笔数目很大的中药货款,被安徽亳州客户宕付,他把

此事放在心上。回沪后,他顶风冒雪,与采购员老陆年初二即赶到亳州,旅馆很空,但饭店小吃店都关门了,饥肠辘辘,好在路边摊买到烘山芋,不然真要饿坏了。他们找到欠账人,经过当地畜牧水产局居中调停,对方答应春节过后就还钱。此时大雪封路,回沪无车,幸好碰到北上河南商丘的车,到商丘后再转车江苏徐州,从徐州乘火车返沪。一路备尝辗转艰辛,几天后接到云南电报,货款分文不少到账了。

此事在畹町引起轰动,市政府召开干部大会,要求大家找差距,各部门要像上海水产对畹町一样,全心全意协助上海的工作。

采购组在当地工作,顺风顺水,一路通畅。每晚临睡前,采购组要把当日业务结账后报海味所,晚上结完账已10点多,邮局早关门,但采购组的人可以拟好文稿,进入邮局请报务员发报,海味所翌日早上可以收到电报后做账。服务何等周到!

历史上,德宏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,即从成都经云南从畹町出境,进入缅甸接通印度洋。这一条“南方丝路”对世界文明有过贡献。畹町与上海又是结对城市,上海市里领导访滇,曾专门看望过上海采购组。为了让更多上海工业品走出国门,王家码头“二批”通过种种关系,联络上海日用百货、五金交电、纺织染料、化工产品等多家企业,与畹町建立供货关系,加深了沪滇之间的友谊合作,双方共赢。

旺季结束前,采购组不断将从缅甸进来的开洋进行筛选收购,整理打包,用卡车运往昆明,装上车皮发往上海,当时铁路运输非常紧俏,采购组与畹町商号各派一人驻在昆明,专门处理托运和催发工作,做到一包不少到上海,完璧无损。8年间,采购组每年购货400吨开洋,从中国最小的城市之一畹町运输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,纵横3000公里,为上海市民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开洋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

夜鹭 ■陈明松

世相百态

咖啡漫谈

吴艳文

上海人喝咖啡大概已经喝到了世界上。

日本常滑市酒店的自助餐厅里,我正拿起牛奶注入盛着咖啡液的杯子,旁边的一位“国际友人”立马露出了亲切的微笑,“您是从上海来的吧?”

面对我吃惊的表情,他不紧不慢解释,“我也是上海人。在这里勤工俭学的。”

咖啡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传入上海之后,就在这座城市立足生根,并迅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肌理,成为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在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,是老克拉克里的“腔调”;拎一个雀巢咖啡礼盒上门拜年,是妈妈一辈的“有面子”;现如今,遍地开花的连锁咖啡店是打工人们眼里的“续命神器”。

不同的人喝咖啡能喝出不同的味道,有人喜欢纯咖啡的苦味,不加任何东西的美式,只有清清爽爽的咖啡,苦得纯正;有人喜欢拿铁咖啡的醇厚,萃取的咖啡液里加入了丝滑的牛奶,苦味不减的同时,凸显咖啡的醇厚;有人喜欢在咖啡里加糖,焦糖玛奇朵应运而生。苦中一点甜,是咖啡,也是百样的人生。

喜欢冰的人可以在咖啡里加冰块,喜欢创新的人可以在咖啡里加万物,麻酱拿铁、橙汁拿铁、咸芝士拿铁……五花八门、层出不穷。更有甚者将中西合并,在咖啡里加入茶的元素。这不正是上海的真实写照吗?

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这座城市里有摩登和时尚,也有温柔和婉约。在这里南北方的差异和谐共生,东西方的文化融合贯通。小小的一杯咖啡,喝出一座城市的精气神。

诗抒胸臆

鸬鹚天·探春

王振华

山色空蒙春早时,柳丝轻挂岸边枝。微风含笑撩人面,燕子多情掠水飞。
云淡淡,雨霏霏,春心谁解问芳菲。杏花婀娜桃花俏,暗遣清香透薄衣。

意犹未尽

蚕豆“项链”

费平文

“啊,蚕豆有啦?”“是啊,拿篮子来装几斤回去尝尝鲜……”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和菜场营业员杨阿姨的对话,至今还记得她那和蔼可亲的笑容。

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,样样东西都是计划供应,菜场里的肉类、家禽、水产、禽蛋、豆制品等都要凭票,最紧张的时候连蔬菜都用“小菜卡”按大户、小户购买,但唯独蚕豆是敞开供应。因为蚕豆的价格要比其它蔬菜贵一些,一般人家精打细算,吃蚕豆较其它蔬菜不划算,一毛钱可以买三斤青菜,但买不到三斤蚕豆,壳剥掉只剩一半还不到,而且蚕豆也不下饭,没有其它菜实惠。

作为“独苗”,我的家境比起贫寒家庭还算可以。小时候家里常有蚕豆吃,母亲买回来,时而清炒,时而放点咸菜,特别跟蒜苗一起炒那味道妙不可言。蚕豆在要下市时就老了,母亲剥了皮跟肉丝烧汤,味道鲜美。当然,母亲每次炒好一碗蚕豆放桌上总会渐渐变少,那豆香实在诱人,以至于我在外面玩了一会儿回家时便偷偷拿几个放在嘴里,哪管手干净还是脏,过一会儿又回来拿几个……

蚕豆大量上市时价格就便宜了,一毛钱也能买到二斤半,街坊邻居大多能吃上了。小孩们顽皮,会把一串熟蚕豆挂在脖子上,那是煮

熟的蚕豆用针串进棉线,两头打个结。我看到了,也跟母亲说要这样。谁知她说,你怎么不学好样,好好的蚕豆挂在头颈上吃了多不卫生?结果我的愿望没达到,心里还气呼呼。

直到那一年初夏的一天上午,母亲跟我说,平儿,过来,妈妈给你一根“项链”。我一看,原来她做了一根蚕豆“项链”,挂上了我头颈,我高兴极了,可以一边玩一边拽下来吃了。这“项链”上的蚕豆纯粹盐水煮不放油,这样头颈和衣服不会沾上油腻。之后邻居小龙也叫他妈妈做蚕豆“项链”,我们还一起做游戏“猜东猜”,谁赢了就在对方脖子“项链”上拽下一个蚕豆吃。玩够了我回家,发现母亲不在家,邻居说你妈去医院了,晚上隐约听她告诉父亲说患了不好的病……

9岁时母亲因病故世后,我就挑起了当家理财的担子。父亲上班,买菜做饭就成了我每天要干的活。春末夏初蚕豆上市时,菜场的杨阿姨知道我喜欢吃蚕豆,总会叫我多买些。当然,我也忘不了做成“项链”,为的是怀念逝去的母亲和曾经那快乐无忧的童年……

“蚕豆花开映女桑,方茎碧叶吐芬芳。”如今,蚕豆的种植技术使食用期长了,我依然不改对蚕豆情有独钟,从上市吃到下市,只是不做“项链”了。